

# 抗战中的西北

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藏



017297 1251  
X38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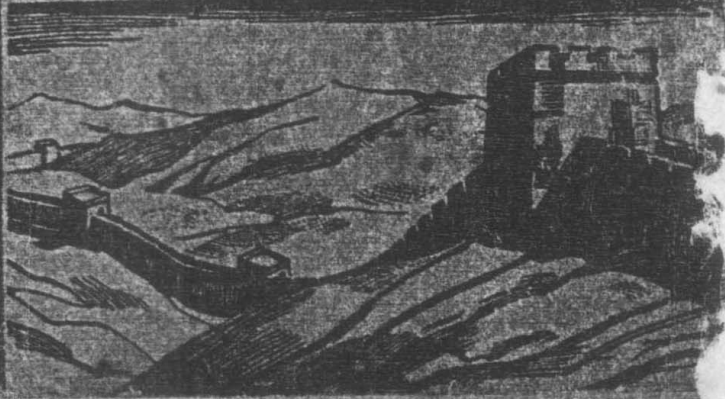
# 抗戰中的西北



抗戰中的中國叢刊

長江主編

徐盈著



FM P3/B2 10

刊叢“國中的中戰抗”

# 抗戰中的西北

著 徐 盈

行發店書活生

月三年七十二國民華中

## 西北大勢（代序）

在西北唯一的感覺是筆桿無用，槍桿太可愛了。只有全民握起了槍桿，才敢喊「予打擊者以打擊」，才能「保衛祖國」！可是，直到如今，西北大敵將來截斷我們的國際路線時，我們各方面還都在諱言「解放民衆」與「武裝民衆」的一個基本口號。

朱紹良副司令長官在第一次的擴大紀念週上說：「不要把西北看得過份複雜」，這話在執政者是一種坦白，可是民衆却不能放心，而認定了當前的局面是簡單。賀耀祖主席的半年努力是只將西北「敷衍」得平靜無事，朱主席雖然精明果斷，但威望暫時也不能在蘭州招集一個軍事會議。

我們在西北的實力，計中央直屬軍隊尚有孔令恂九十七師，楊德亮一九一師及周祥初四十三師。孔師在隴東及寧夏的中衛；楊師戍衛蘭州；周師遠在天水，他們都沒有大炮，大半且都是新補充的士兵。此外則完全是回回軍隊。

寧夏有馬鴻賓及馬鴻逵兩個師。馬主席是有名的「花花公子」，盼望這次「並非內戰」的開始時他不藏在陣後，兵士戰鬥力不大。馬鴻賓是陽明派的老實人，作戰雖有相當勇敢，但因都不出於「子弟兵」，在作戰上的持久性成問題。另有幾個補充旅，也是子姪統帶。勢力比較雄厚的是青海，大約有九旅軍力，而且今年陸續到了不少東來的軍火，最後有一批被馬鴻逵扣了，報告當局說，這是日本槍，足以證明青海親日；但另外却有一種說法，是青海用皮毛在天津和敵國交換過來的。在甘肅河西的還有駐在涼州的第五軍，軍長馬步青，他的部下正在積極擴充中，民怨載道，因為河西已然被拉得沒有了壯丁。日本人在

他們的勢力範圍內已有所活動。

其次談到政治。寧夏和青海的黑暗久已爲人所稱道，那裏只有軍人。而甘肅，賀主席的清廉純正，完全被他部下人的貪卑污劣掩蓋着了。

前財政廳長陳端獻了「特貨統制」的妙計，結果，政府賠本，民衆痛苦，而漁翁馬步青却得了大利。特稅局的貪污，也呈顯了甘肅空前未有的局面。省府最大的成績是訓練出來了近千人的區長，區佐，校長，但結果，大半都以爲有了靠山，成爲民間的老虎，專門幫助有錢人壓迫農民（自然，有良心的何嘗沒有，太少了），朱主席來到後，首先取消了「特貨統制處」，而新財廳長也就飛抵蘭州了，梁敬錚氏並對記者聲稱，整理財政以「甘肅不養中央，亦不累中央」爲宗旨。建設也換新人，而教廳尤破前例，並非是本省人。在這種耳目一新中，我們看到每天省府會客室內每天濟濟一堂的酒食爭逐的座上客，和各地

水深火熱中的民衆相距太遠了，政府直到今天，還不來解放民衆，武裝民衆，我們還等什麼時候？寧夏、青海都是一樣。

官政治力量亟應努力使用，可以事半功倍，晚了，則萬悔無濟。譬如今日東北的義勇軍是費了多麼多的血力的代價，北平的抗日隊又是多麼難以組織。他們都後悔了，西北上正應亟起直追！現在只費一分力氣，將來是要花十分力氣的！

由上面看，各種問題，只能使人嘆息，對西北，我們怎能樂觀？

最後只有盼望國人在此時援助西北，注意西北，使西北民衆起來，政府給以實力接給，使西北作爲收復華北和一切失地的根據地！

## 西蘭風霜

在今天成爲陝甘交通唯一大道的西蘭公路，我們對它只有愛護一途。西安行營更撥巨款，要把全線都鋪上石子，使今後的西蘭在雨季不再稀爛，而負起它在西北國防上應有的使命。在這一千三百里的長途上，已在動員每家一人民工，在拾石子，風雨相和奇寒之下凍結着的路面，有的已在翻修，一位工程師告訴記者：「明春冰解，將要正式動工。」

西蘭路上，軍運頻繁，客車稀少，記者得公路局范科長之介紹，得購票乘運油車西上。西安市上，全部汽車，都受統制，新綏汽車公司的長途車子更是全部走上了哈蘭段的征途。商車載貨，每噸給價七十五元，但全價常常不能拿

到，而途中零件時常損失，每次便要超出所得，幸而司機人多半都能明白這是爲了國家盡力，怨言雖有，可是不甚多。加之我們海口受了封鎖，零件來源斷絕，有些壞車無法修理，只好中途攔車。當記者爬上被指定的這部老舊汽車時，望望頂上一碧如洗的晴空，伏視這匹一九三三年的西洋駱駝，發生出一種不知何日能到蘭州的感想。——這真是一段漫長而無邊際的跋涉。

## 一 先報告一件喜訊

從西安到咸陽，這一段路身很壞，車轍很深，特別是靠近渭河邊際的土道更是毫無路面痕跡，記者走過許多北方的公路，這些路在雨季都成爲洩水道，西蘭公路到底是北方化的，竟然也不例外。

渭河上有了橋，咸陽古渡的景色消滅了。橋有兩個，一個是新建好的鐵

橋，一個是鐵路讓給公路的那座很危險的木橋。

土原上有着起伏伏的巨墓，民族祖先的靈寢下，大片的麥地蒼蒼的給廣垠鋪了一層薄氈，黃牛搖擺着尾巴在散步，黑羊白羊，成羣結隊地嚼麥，冬麥不怕吃，明年還會生出新的來。牧童用鞭子打牠，奏出了響亮的聲響。

咸陽將要成爲一個小小的工業區，房屋多已建好，那個新修理的古城頭，不斷地起着號聲，城根下，渭河灘上，到處能看到了大批的軍馬，馬勢很雄健，牽馬的軍人也很慍悍。

同車的青海黨部盧錦帆委員告訴記者說：這是青海派出來的部隊。是馬彪的一個騎兵師。自然，這是值得報告的一件喜訊。「回教徒已經參加了抗日的戰線」，我們先前聽說：寧夏的部隊早已向東北部推進。這些騎兵的馭馬和游擊是值得推荐的。

記者到了西北，知道過去所謂回漢問題，在「抗戰第一」的前提下，業已漸行融化。陝西彭民政廳長曾對記者談到有幾個名詞很易誤會，實在說，只有回教，並沒有回族，除新疆一部份外，多是漢回；既是漢人信奉回教的，回族一辭，不容成立。甚至土耳其人意譯土耳其一字亦「周」字義。大家都是漢人，只有宗教的差異，毫無問題是應當一致聯合起來的。有清以來的演變，多是主政者的有意挑撥。如今全民抗戰，回教徒出一分力氣是爲各方企盼而且應當的。一個個的騎兵從記者車旁擦過，據說最近的軍紀已改好得多了，那種黑化的西北土原上稀見的英武，和默罕麥德氏的精神使記者神往了許久。……

## 二 匪患依然可驚

離開西安的時候，朋友便告訴我說：西安的城圈以外的地方，匪患依然可

驚，一路上，證實了這個消息。

沿途中，穿行了渭水流域的棉花區，霜下了已好久，許多的棉桃依然在青着，這證明了北方是多麼渴望着早熟棉種的推廣，無論如何，要在霜降後幾天總能清收了殘花。今年的抗戰，影響了陝棉的銷路，馮澤芳博士說：「棉花總是有用的」，盼望政府和銀行能夠從速加以救濟。

從咸陽到醴泉，中間有一段路是正在鋪着洋灰。值得嘆息的是有一段還沒乾透的路面上，印着很清楚的兩列馬蹄。醴泉以西有些地方却在改修路面，石子散碎地堆在各地。車子在黃土高地盤旋，乾枯、貧瘠，昔日的福地，誕生了中華民族光榮歷史的地方，如今是人爲的災荒引來了自然界的災荒，一年年，把災區越變越大。十八年大災以後，各地的痛苦仍然沒有復蘇。

我們的鐵路本來載重已經過量了，可是咸陽車站上又添了幾個士兵，硬

來爬上峯際，不料在中途後肢便斷了，勉強拖到了乾縣，士兵欣然下車進城，我們則進了沒有門的小屋，出入都由窗口，到了夜晚屋頂上也住人，從秫稽縫裏向下落馬糞。

乾縣，到現在為止，是災區，也是匪區。

十八年時候，匪首王結子坐鎮本縣，使賑糧難來，災民大部死亡。匪勢最烈時候，是在縣城門口公然搶劫。現在城裏駐着一個團部，治安雖已好轉，但據縣內的幾位小學教員告訴記者說：表面看來確已較前繁榮，但骨子裏四郊殘匪，夜夜打槍，鬧得十分不安。捐稅仍然很重，五十畝地要出到六十元錢，富戶（財東）爲了吃不消這小縣城裏的苛雜，於是都逃到西安去住。教員欠薪三個月，「生活簡直不了呢！」實際上，還是沒有脫離十八年的狀態。

到夜晚，運糧到咸陽去賣的車夫，帶來了消息，說距縣十里的高原上有一

所武則天的墳墓，在那裏，他們親眼看到大批土匪在等候着來搶劫客車。我們的車子漏網了，修理了一天，在第二天黎明時，仍不得不惴惴地走上了征途。

黎明時候，山地奇寒，大霧鎖着遠山，滿地上都是一片霜白。過永壽，向邠縣進發，旅途上有××師的大部徒手新兵在通過，所以秦嶺一段險地，也過得很安全。沿着涇河，多數工人在鋪着路面，行營的軍人在許多地方代理了監工，使工作很是緊張。

到邠縣東門，城門緊閉，門外堆擠着大批的人和貨。守門軍人告訴車夫：城裏因為時常不安，所以在本日六點鐘起清查戶口，任何人都不能通過。我們的鐵路駝祇得在城外候一刻，後來開城了，才受了檢查，然後進去。

邠縣在涇水岸，是陝省西部的一個大城。

### 三 陝甘邊境

邠縣的城外，沿着涇水，絡繹的有幾十里遠的菓樹區，這其中，特別是蛋大的棗子，成爲這一帶的特產。看到這麼大的菓樹區，使記者頓時回憶到靈寶黃河岸邊的大棗林，碭山廢黃河邊的大梨林，山東半島的大果林，我們有着這麼豐富的名產，我們的戰士不應當再羨涎日本士兵吃花旗蜜橘。全國的農業服務員，在後方執行的戰士工作，便是擴大各方面的生產，一切不能再等待，一切不能再遲疑。

涇水岸邊一段一段的紅色工作旗，一堆堆的墳頭狀小丘，許多人正在砂裏掘石子。大路邊，石子按方排列起來，像是龍蛇脊錐骨，蔓延無際。工作人，有一些還帶着髮辮，大半都是留着長長的頭髮，反穿着光板羊皮在作着四角錢，

一 方的拾石工作

大道上，更看到有大批的農人在背着鍋盔（一種麵製厚餅）向四方趕路，這有點中古殘餘的風趣。交通的便利，是開發西北最有力的工具，交通開發，生活像一條鞭子，會逼得落後的人民奮起。我們相信，如果沒有公路，這些背着鍋盔趕路的人，一定還是死守在鴉片燈下，喝着小米稀粥，在度過他的一生。各地方，也不會有今日的活氣。

稱為古戰場的長武縣，沒有停留便向前行，這是陝境西部最靠邊界的一縣，前面有一個小鎮叫蜜店，在這裏，陝甘邊境人爲的分界了。

這裏便可開始看到絡繹成行的左公柳，這點枯乾了的老綠，成爲近於沙漠的秦隴丘陵地帶中的一點最可珍貴的顏色。綠色，一路上，只有靠近水的地方才能看到，水統制了中國的農業，水威脅着人類的的生活。有水的地方，潤澤富

庶，朝氣；沒有水的地方乾枯，瘠薄，死氣。可惜是今年涇水流域雨水太多，鬧得連此地農民最有希望的小米都歉收。外省人是曾贊嘆他們的那種用醋浸辣椒拌着小米粥吃的習慣，現在連這點都難得到了。

可是窮雖窮，但吸鴉片烟者聽說還很多，這一點很難解說。有人說：這次若不是重修西蘭公路，兩省的治安將要更不容易維持了。

沒有到涇川，先看到的是城內探出來的教堂尖頂，教會勢力在西北，真是大到無以復加，這是西北的一個大問題，而另一方面，教士們的刻苦精神也真值得欽佩。

我們在稱爲平涼第一大鎮的白水住了一夜，那裏有位甲長告訴我們徵募壯丁的困難情形，我們的宣傳工作確太差，到現在爲止，農民叢中還很少和我們的宣傳隊接觸過。這裏，我佩服傳教士！